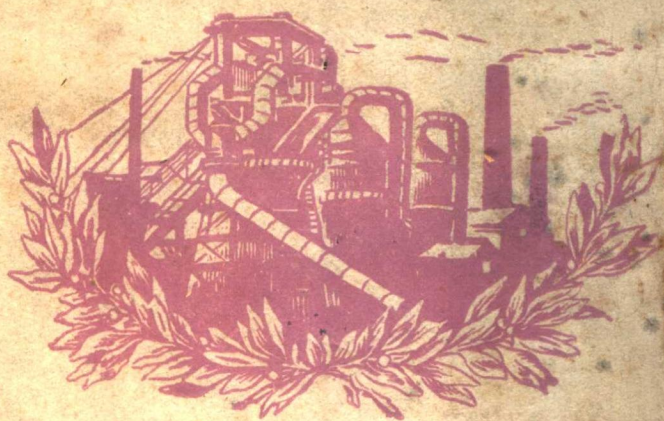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銀行經濟叢書

蘇聯銀行國有化史論

阿特拉斯著

季陶達譯



上冊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行

書叢濟經行銀民人國中。

論史有國行銀聯蘇

著 斯 拉 特 阿

譯 達 陶 季

冊 上

版出 行總 行銀民人國中

• 中國人民銀行經濟叢書 •

蘇聯銀行國史論

著者

阿特拉斯

譯者

季陶達

出版者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

元

定價：人民券

(初版1—5,000)

中國人民銀行經濟叢書

編者序

中國革命基本上已完成了全國的勝利，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即將成爲中國人民第一等迫切的歷史任務。

但如世所週知，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實在太低弱了。中國迄今仍是一個非常落後的農業國。就經濟成份來說，革命勝利以後，雖然出現了從官僚資產階級手上接收過來的社會主義性的國營經濟，但是資本主義的和小商品生產的私營經濟，依然佔着數量上的優勢。因此，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首要的中心任務，是要在社會主義性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和積極影響之下，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逐漸轉變成爲一個先進的工業國。

要儘速完成這樣一種艱鉅偉大的任務，主要的當然要根據自力更生的原則，來最大限度地動員全國人民的能力與資源到生產事業上去。但是學習社會主義蘇聯和中東南歐新民主各國的建設經驗，也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偉大社會主義蘇聯的異常豐富的建設經驗——它如何在百孔千瘡的經濟條件之下克服各種嚴重的困難，如何在困難重重的條件之下戰勝階級敵人的搗亂，如何把一個殘破不堪的農業國家，建設成

一個輝煌繁榮的先進工業國家，又如何把一個小私有經濟佔相當大的比重的國家，改造成為一個生產高度集中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等等。這一切豐富的經驗，對於一個年輕的人民的新中國是非常寶貴的，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特別值得每一個直接參加經濟工作的同志細心學習。嚴肅而認真地學習偉大友邦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各部門的經驗，是新中國建設迅速成功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

本行編譯這套經濟叢書，唯一目的就在介紹友邦這種寶貴的經驗，給我們的經濟工作者以學習上和實際工作上的一些幫助。學習了這種經驗，我們在新民主主義的建設過程中，就可把友邦的成功經驗充分地吸取過來，以加速我們的建設，同時也可把他們碰了釘子的失敗經驗或因暗中摸索而走過的冤枉路，盡量予以避免，使我們的建設能夠更順利些，效率更高些。

這套叢書將盡可能包括蘇聯（或新民主各國）經濟建設的一切部門，和從實踐到理論的一切問題。這裡有財政、金融、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國內外貿易、合作事業、計劃經濟、勞動組織生產管理、報酬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理論問題等。一律以翻譯為主。

以每冊叢書的量和質說來。我們只問這本書本對於我們的經建工作或經濟研究工作有無參考與研究的價值，却不問它是通俗的小冊子，抑是專門的學術著作。凡是值得我們學習，或有研究價值，能夠幫助我們從事經建工作的，不論它是薄薄的通俗小冊

子，或是厚厚的學術專著，我們一律要盡力之所及，把它列入本叢書之內。

不過翻譯雖說是「述而不作」，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們認為譯文的第一要旨是忠實正確，不許臆測，想像或杜撰。同時我們却也反對絕對的「直譯」，因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歷史的條件和不同的生活習慣，傳達人們情意的語言文字，在用語上，字眼上以及句法辭法上，都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事實上不同而偏要用「直譯」的方法強令其同，自然要變成誰也看不懂的「漢字的洋文」了。因此，前面所說的忠實正確，主要的是指對原著原意的忠實正確，却不是對原文中每一個字每一個用語的絕對直譯。我們的原則是可以直譯的地方當然應當直譯，沒法直譯的地方（直譯起來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即應當用意譯，但這不是臆測的「意譯」，而是忠實的意譯。

自然，這套叢書的譯文，我們不敢相信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我們雖然努力這樣做，但事實上不正確、不安當、或甚至錯誤的地方，仍是在所難免的。我們這裡謹以至誠，祈專家和讀者們的指教，以便於每書再版時，予以修正。

序 言

銀行國有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最早的和基本的步驟，這步驟有極大的歷史意義，銀行國有和其他重要的社會經濟政策實施以後，蘇維埃政權掌握了有決定意義的國民經濟命脈之一，使資產階級喪失其經濟生活的中心，摧毀其主要的金融基礎。

銀行國有在我們祖國的全部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的基礎上，奠定了蘇聯新的社會主義信用制度的始基，蘇維埃的信用制度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上有很大的作用，且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槓桿。

自然，蘇聯銀行國有的歷史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在列寧和史大林領導之下實行得成效卓著的銀行國有之典型的經驗，不僅引起了蘇聯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的注意，對於新民主國家——那裡現在正在實行連銀行國有和根本改革信用制度也在內的偉大的社會經濟改造——蘇聯銀行國有的詳細解釋也有着實際的意義。直到現在，尚無蘇聯銀行國有的專門著作，已出版的關於蘇聯財政史、貨幣流通和信用史的專書，祇是與蘇聯金融政策的其他問題相聯繫地來考察銀行國有問題（例如：利夫庚的「在準備和進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之財政和信用」，一九三九年；阿特拉斯的「蘇聯的貨幣流通史綱」，一九四〇年；柯茨洛夫的「蘇聯貨幣」，一九三九年；傑亞卿可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第一階段的蘇聯財政金融」，一九四七年；古薩可夫的「俄國貨幣流通綱要」，一九四六年等著作）。所以，在蘇聯的經濟學著作中，尚無關於蘇聯銀行國有史這個問題的適當專書。

——這本專書是根據中央國家十月革命案卷，莫斯科區文卷，蘇聯財政部的中央文卷和一九一七年——一九二〇年間的定期刊物裡的各種資料編著而成的，這些資料的一部份已爲上述諸書的蘇聯讀者所熟知了，一部份則是初次發表的。

著者

蘇聯銀行國有史論（上冊）

目 錄

序 言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夜資本主義俄國的信用體系……………	一
第二章	布爾塞維克黨經濟綱領中的銀行國有的主張……………	四七
第三章	蘇維埃政權掌握信用體系之初步革命措施……………	七〇
第四章	蘇聯銀行國有的法令及其意義……………	八八
第五章	銀行國有法令的實施……………	一〇〇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後，資本主義俄國的信用體系

一、俄國的金融資本與銀行，信用體系的結構及其特點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及進行時期中，布爾什維克黨關於銀行的政策，是以在帝國主義，尤其在俄國帝國主義的條件下，信用體系作用之深刻的科學的分析，及銀行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上的作用之深刻的科學的分析為基礎的。列寧的著作完善而周密地提供了這種分析。

蘇維埃政權關於信用體系每一環節的政策之特點與意義，祇有以銀行在俄國金融資本體系中作用之特質為基礎，且說明了各種銀行的特點以後，才能了解。因此，我們說明俄國銀行國有的歷史，就從簡單敘述它的信用體系開始。

二十世紀初，俄國已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列寧確定俄國帝國主義的概念為「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在經濟上與國家制度上的封建殘餘及對於外國資本的依存性，不能使俄國在經濟與技術上趕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列寧曾指出：「如果以俄國的資本主義時代與前資本主義時代相比較，那末這發展」……是很快的。如果以這種發展的速度與在現代技術及文化一般水準之下可能發展的速度相比較，那末俄國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事實上又是慢的。而且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肅清不適用於資本主義的，妨害資本主義發展的，繼續使生產者境況惡劣的舊制度時，發展是不可能慢的」。（註1）

註1：列寧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或全集第三卷，第三版四六九頁。

俄國政治與經濟的落後，給西歐金融資本大開方便之門。「沙皇的俄國——史大林同志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龐大的後備軍……它使操縱俄國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如燃料及冶金）的外國資本自由進來」。（註2）

俄國以很高的代價吸收英、法、德及其他國家的資本，使後者得到廉價的勞動力與原料。同樣的，投資於銀行及有價證券等等的資本也得到很高的利息。並且爲了進行戰爭，營養貴族，鎮壓革命而經常需要舉行外債的沙皇政府，又多方鼓勵外國資本剝削俄國的工人損耗俄國的自然財富。所以「俄國經濟與政治落後之直接的結果是俄國的資本主義與沙皇主義本身對於西歐資本主義的依存」。（註3）

一般的經濟與政治雖很落後，工業的集中與壟斷在俄國却已達到高度水平，史大林同志曾以下述資料，指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前夜，俄國工業集中化的很高的水準：「……在俄國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佔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同時像美國那樣發展的國家，在同類企業工作的不過佔全國工人百分之三十三，（史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三十八頁），在一九一三年，俄國已有八十二個辛地嘉聯合，其中有極大的壟斷聯合如「煤產公司」，「鐵產公司」把軋鋼銷售量的十分之九操在自己手中，控制了煤的供給量百分之七十五等等。

股份商業銀行

註2 史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五頁。

註3 聯共（布）黨史一九三八年版九五頁。

隨工業壟斷的發展，發生了銀行的集中及銀行壟斷之形成。俄國股份商業銀行的集中過程，自二十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其特點有如下述。

股份商業銀行

各大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對於全部商業銀行固定資本總額的百分比		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銀行數（單位一）
資本不足千萬盧布的銀行	一九〇〇年	一九一四年
資本一千萬—二千萬盧布的銀行	四三・七	一〇・八
資本二千萬—三千萬盧布的銀行	三二・九	二二・五
資本在三千萬盧布以上的銀行	二三・四	一四・六
總數	一〇〇・〇	五二・一
		四七

戰前七家大銀行，吞併了許多中小銀行，集中了全部股份商業銀行的百分之五十二的固定資本和百分之五十九的存款。這樣就使這七家大銀行成為銀行事業的壟斷者，並且使他們控制了許多股份銀行，所以在戰前一九一四年俄國商業銀行集中的程度是很高的。

銀行集中過程促成了俄國銀行與工業的結合，這種結合是以金融的方法，即以銀行的發行活動和創業活動來完成的。在俄國最流行的一種結合方式是「金融改組」，即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二年經濟恐慌後，缺乏資金去更新自己的固定資本的那許多工業企業之改組。由於銀行的資助，上述企業

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增加了固定資本。普通是銀行總把一部份發行的股票留在自己手裡。例如，一九〇八年尼哥波爾、瑪麗烏波爾冶金公司改組時，彼得堡國際銀行發售了三百萬盧布的股票，保證百分之七的紅利，把百分之六十五的公司股票自己留着。一九〇七年克雪梯鐵廠實行金融改組時，西比利爾銀行發行股票，把該鐵廠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股票握在自己手裡，俄國壟斷的工業資本與大銀行之結合，促使工業的再集中與壟斷。個別資本家獨開企業的「金融改組」，往往轉化為股份公司了。比如一九一三年西比利爾銀行改組二大軍事工業企業為機械工廠的股份公司：「特爾康」在彼得堡；「波斯泰夫希克」在莫斯科。

大銀行是俄國工業辛地嘉的參加者，列寧曾指出：「銀行與工業資本的融合，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使俄國大大比前進了一步」。（註4）

工業與運輸壟斷組織的股票，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在銀行庫裡的。例如三家大銀行（亞索夫、頓河銀行，彼得堡國際銀行，與俄亞銀行）握有「諾比利」燃料辛地嘉股份百分之七十以上。「高加索與墨爾庫里」內河輪船大公司差不多全部操在彼得堡國際銀行與伏爾加、坎姆銀行手中。該二銀行佔該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九十五。西比利爾銀行與亞索夫、頓河銀行佔有阿摩爾航行與貿易公司的股份百分之八十以上等等。

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融合，在俄國所發生的與在別個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一樣，不但採取購買工業企業股票的形式或銀行參與發行及調換新股票，而且更採取信貸的行為：長期信貸，以有

價證券抵押放款等等。俄國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加強融合的指標，是商業銀行業務的重心，以銀行與工業之有系統而穩固的金融聯繫為其特點。這種業務為：有價證券抵押放款，保證放款與同業放款。存放同業是在銀行與銀行或銀行與工業企業間清算的。存放同業總額的百分之八十成為銀行對工業的長期投資。

根據股份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存放同業」一項的總額為一二六四百萬盧布，其中光保證有價證券與無保證有價證券抵押放款即達六六六百萬盧布。

銀行以存款同業科目掩飾工業金融化者，第一，因為俄國法律禁止商業銀行作長期投資；第二，因為長期通融乃銀行不能清結差額的指標，且成為消滅銀行存款的原因，戰前上述銀行對工業之長期而有系統的投資，佔商業銀行放款餘額百分四十以上。

同時，隨銀行所有的工業股票數量之增加及工業企業之長期通融，又加強了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之人的結合。大商業銀行的領袖同時又是工業壟斷與運輸業壟斷組織的股東與領袖。例如，普濟洛夫是大商業銀行的經理，同時又是二十五家企業的領袖。他是俄國煤油公司的總理，普濟洛夫工廠的董事長，莫斯科高加索鐵路公司的經理等等。彼得堡國際銀行總理佛希涅格勒特斯基是卡爾姆夫與柯洛孟機車製造股份公司的理事，俄國金屬工業公司的理事，愛已——卡斯拔股份公司的理事等等。

大股份商業銀行與沙皇俄國政府機關，還有其他人的聯繫。列寧在論帝國主義的手稿上指出：俄國財政部長，選派銀行總經理（往往是官僚），經過「信用部」由銀行予以數百萬補助金。（註5）

註5：列寧：帝國主義論一九三九年版，九十三頁。

最有力最大的股份銀行——俄亞銀行——的董事會是由下列人員構成的：一個以前俄國的高級官吏（銀行的董事長）一個以前的省長，一個前任法國外交官，一個前任法國法官。（註6）

俄國大商業銀行的特點是它們對於外國金融資本的依存。

俄國沙皇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俄國的信用體系上充分地表現出對西歐資本之依存作用。俄國信用體系與外國資本之特殊密切的聯繫，是在二十世紀初隨着轉化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而確定的。

在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在俄國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中，外國資本部份大大增加了，其特點有如下表：

	一九〇〇	一九一七
固定資本總額		
（單位百萬盧布）		
外國資本對於總固定資本的百分比	一八八・四	六七九・七
其中外國資本	一一・四	六・〇
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七年俄國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增加三・六倍。同時期外國資本部份差不多增加了二十一倍。	六・〇	二二七・二
		三四・九

俄國商業銀行的主要作用屬於法國底，德國底與英國底金融聯盟。例如根據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的情形有如下六個西歐國家底金融資本加入俄國股份商業銀行底固定資本。（註7）

註6：前書九十五頁。

註7：奧爾著：「外國資本在俄國」一九二二年，二九三頁。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

外國資本加入俄國商業銀行固定
資本的數額（單位百萬盧布）
對於外國資本加入
的總數之百分比

一、法國資本	一一三・三	四七・六
二、德國資本	八四・七	三五・七
三、英國資本	二五・七	一〇・九
四、比國資本	二・五	一・一
五、荷蘭資本	九・五	四・一
六、奧地利資本	一・五	〇・六
總數	二三七・二	一〇〇・〇

上表說明了法、德二國的金融資本，佔加入俄國股份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的外國資本總數之百分之八十以上。

銀行加強了俄國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外國資本的依存性，俄國銀行使外國資本能廣泛地從俄國工人階級取得大量利潤：銀行幫助了在外商勢力範圍下的企業之集中，銀行保證這種企業有必要的貨幣資金，最後，銀行又掩蔽了外國資本之高度的參加工業企業，外國資本家因投資於俄國銀行而得到很大的收入：俄國銀行比歐洲別國銀行能收取更高的放款利息，參加發行與處理政府公債及有保證的鐵道股票之有利的業務，從事創業及工業聯合的股票之投機。列寧曾引述一位德國經濟學家關於這一點所說的如下的話：「世界史上最偉大的債務者（俄國——著者）對我們的銀行（德國的——著者）

者)的優待是很明顯的，假使注意到由俄國的證券所提供的高度的銀行利潤。」列寧選集第二十二卷九十三頁)

外國金融資本以支配沙皇俄國商業銀行體系爲目的，而採取以下的辦法：用取得聯合銀行股票的方法，使銀行合流及由大銀行支配小銀行；在有關的金融集團幫助之下，處理在外國市場發行股票的方法，救濟且增加了銀行資本；通過票據貼現的方式，依對外國銀行很有利的條件，去供給俄國銀行以信貸。這一切業務都在沙皇政府金融支持之下實現了。

外國金融資本積極參加俄國銀行的集中過程與銀行資本的集中過程。例如，一九〇九年，由於法國銀行的倡導，俄國北方銀行與俄華銀行進行合併，列寧關於這事的動機曾指出：法國銀行（巴黎銀行、荷蘭銀行加上通用公司）鼓勵「合併」，法國銀行是很關心俄華銀行的，看它業務很不好，想「解救」或希望「經過聯合」（把它們合組爲一個——俄亞銀行），創造強大的「俄國的」基礎，俄國政府在任何情形下，不能不支持以聯合的方法而形成的銀行。合併時，增加發行二四、三一股份，其中在外國實現了二〇、三〇一股，在俄國祇實現了四、〇三股。如此建立起來的俄亞銀行就成爲法國金融資本在俄國的強大堡壘。（註8）

一九〇八年三家俄國銀行——莫斯科國際銀行，南俄工業銀行與奧爾洛夫商業銀行又合併爲一個聯合銀行。法國的巴黎銀行（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也積極參加這次合併，它佔有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聯合銀行的股份。沙皇政府強化了俄國銀行對於外國資本的依存性，例如，由

註8：列寧：帝國主義論，一九三九年版，九十四頁。